

幻想的 白遼士 之復蘇

■張俊明

我想我北上的感情將不再漂泊了，我會爲了頂撞市囂之儉俗以及暴險於霓虹之閃爍中，把我往昔一再決堤的熱情收斂到一個政治式的冷酷。因此人們誇稱的綽約女郎，也將像其他誘人的事物一樣，於我如天上之浮雲，這時候我樂於自己的淡漠，樂於自己能矯裝成坎井之蛙。

那是我北上首度的沿遊踏青，同學們熱情的邀約，泯蓋了我的冷酷，使我不忍峻拒。假如我說我的感情只因這次遨遊又橫遭蠶食，我周遭的這些同窗可能又要責我「不夠朋友」或諷我爲「立不定腳根且自作多情」的人了。可是任憑我三番兩次抵斥這種粉紅色的遐思，綿歷七個二十四小時卻仍落了個撒手。妳已獨佔了我思維之架構一道是不相識，只爲相思苦，「胡」適之，「胡」適？

我想進一步了解妳是出於對造化的驚悸，造化雕塑出美的模楷，也給了妳內在雅緻的古典，這當然並非我的冠冕之詞，可是彈指即破的感情使我幾夜夢回，久久不能成眠，我似又回到往昔的愚騷。我要落淚的宣告我八百多部典籍的死亡，它們並沒能在面對妳的時候使我把握成只是對藝術玩索的自在與逍遙——爲愛而愛妳可以繼續愛下去，直到永遠。啊！蒙娜莎！達文西也只是堂皇了妳的微笑吧！

數個月來的慘澹經營（自作多情居多），終於與妳相識了（女孩子並非如一般所想像的頑迷不靈，她們也懂得送東風之道），於是我歇底里地謳歌，像擁有了全世界。誠然，我們開始了尋幽訪徑，也開始了音樂會與藝術展覽會之欣賞，票是兩張。

圓山被冷落，一如碧潭，被都市文明之匆匆所冷落，說來是無辜的，爲了討那胃更多的歡喜，多少樹擺在那兒，多少羊腸小徑展現在那兒，陽光柔和得可以，人們卻忘了呼吸那藍（註二）。

可以在冬天的碧潭或圓山尋到了春天，抓一把

綠杏15期

甜蜜，啜滿口逍遙，我們是幸福的，比更多人幸福。而妳必笑我們那物質文明（真能置幸福時光於永恒？），怨我用那彩色底片（而我們的心版豈刻不了多彩的情影？）。

轉瞬已是七月了，鳳凰花樹下很蔭涼，也很怡人，掩羞了妳冷冷的羞赧，我怯怯的心靈。白天妳在相思樹下的笑靨，晚上卻映在滿天星斗之中，擴大，再擴大。

妳的限時信再怎麼講都是最易喚發我久蜇的心靈，可以把我假期裏一湖的相思，盡速蒸騰。妳善於把生活剪輯得玲瓏剔透，與妳在一起，我的胃便可以變成無底之壑，可納無數精神食糧，不知伊於胡底？雖然妳時時擔心能否維持我的熱情。

妳從來不放過每一次的音樂會（妳最洞悉我已步入古典音樂之幽徑，綿綿地，陶然地），而一個國際演奏的節目，妳準設法弄到了兩張前排的票子（妳最了解我血液裏滲有一股莫名翻動的江漢浪濤，每當品嚐國樂那種悵惘，莫可奈何的遊子心境時，極易興動故國多難之幽思）。猶憶有一次音樂會觀賞後的隔天妳接到了我寄給妳的一首詩，當妳讀到了：

跳動的黑白鍵，抖落了我無數心靈的積塵，

好一曲「朔拿大」讓我掉進了忘我的淵藪。

浪蕩的遊子，許久沒有壓故國的幽思，

從一闌悵惘的國樂之中。

妳說妳哭了。誠然，妳離開了山的那一邊太久了。

可是很奇怪，漸漸地妳對我冷淡了，難道妳那友的流淚是種不祥的預兆嗎？我知道妳一定會有這股隱衷的。我時時恨我自己的無用，雖然我們都是漢人，奔流著相同的血液，著相同的膚色；可是對這社會的愚昧，荒誕與階層，我們除了痛心之外又能做些什麼？難道要發展我們偉大的愛情？妳說我們讀了這麼多書，應該懂得讓步，犧牲，不該只存佔有的道理；我想我寧願不懂。

愛一個人是絞心的過程，如果沒有得到回報，那麼我們便因失去昔時寧靜無掛、徜徉山澗、濯足溪流、仰視白雲的快樂，而開始人生的哀調。現在我想以放棄對所有書籍汲取的快樂，來換取童年古樹下靜坐的時光而不可得了。

天氣很冷，嘆不能覆妳以溫暖。這時節該又到了妳欣賞柴可夫斯基的「冬之幻想」，普啓尼的「妳那好冷的小手」的時候了。時間很孤獨，幾秒鐘拋走了我，竟似良久沒壓我瞳孔以妳的蜜意。思維很雜亂，每一個時刻都在述說心裏的一種矛盾。

恨妳？或者……。

忘了是在冷冽的寒風中，我用疲了踱方步的毅力，可是我仍在徬徨，痛苦地。我將摔破那與我朝暮相處的三百多張古典音樂唱片，回到披頭式的，號？或將生之煩憂，盡滲在高粱酒中狂飲而下，回到原始式的荒蠻？或將縱恍惚之感情流落荒野，不知所止？終於我選擇了吞吃安眠藥片，……。不知什麼時候我竟甦醒過來（你們人類醫藥管理不良，使藥方呈不足現象）；想了想，我便否定了卡羅爾薛西佛斯神話的伏筆：哲學問題的解答只有一個，那便是自殺。同時我肯定了：自殺誠然需要膽量，可是能不自殺者比自殺的人更勇敢。我要活下去，更紮實，更有意義地。

註1：白遼士（Hector Berlioz）法國偉大的音樂家，為醫師之子，幼年即有強烈的音樂傾向。及長其父遣其到巴黎習醫反對其攻讀音樂；然而他大學的生活大部埋於音樂的研習。二十五歲往觀劇翁名劇「哈姆雷特」對扮演女主角的史蜜斯小姐發生愛慕，自稱感情受到雷電般的打擊，後來企圖追求失敗。困難煞對史氏熱情的折磨，赴鄉間休養，一年後癡情消滅，而將此經驗譜成幻想交響曲，自稱：「一青年音樂家，戀愛失敗，仰藥自殺，但昏迷不死中，看到許多的奇觀的幻影」

註2：在圓山下望基隆河浩蕩而過，故竊自採用「江水綠如藍」之「藍」字，與「藍色多瑙河」之「藍」有別。

護士難矣

紐約醫院的Director Henry Pratt 曾對“完美的護士”下過如下的定義：

she must feel like a girl

act like a lady

think like a man

and work like a dog